前几天，我二姐给我发信息。  
  
说她在群里看到通知了，公示了未接种第三针的名单，有我。  
  
让我抓紧去。  
  
我说，有空就去。  
  
我爹也截图给我。  
  
我说，有空就去。  
  
这期间，防疫站也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是不是在城里打？若是在城里打需要告诉她一声，他她在那边把名单给我撤掉，听她的口气对我很熟悉，只是我想不起她是谁。  
  
一大早，我妹妹就给我发信息。  
  
说，今天不忙。  
  
让我去。  
  
她提前去给我排队。  
  
我说，下午。  
  
下午，我又不想去了，因为约了三点打球，防疫站是下午一点半上班，我怕赶不回来，可是我妹妹一而再的催我，我总觉得她有事。  
  
那我就去吧。  
  
一点，我出发了。  
  
防疫站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打上，走人。  
  
妹妹全程陪护。  
  
我问，既然没人又不用排队，你来排什么队？  
  
她说，我有个事要跟你说。  
  
我说，我约了人，三点，不能迟到。  
  
她说，几分钟就好。  
  
我说，上车吧。  
  
我知道她就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我以为跟妹夫又闹离婚了，他们俩的故事那多了去，俩人都打住院过，好的时候好的一个头，打的时候拳打脚踢，主要是她打他，他不敢还手，有次打了我妹一巴掌，半天手掌印没消，我哥去了对我妹夫就是一顿暴打，这些没念过书的人，都是莽夫。  
  
我妹身边，常年一群小三。  
  
好吃懒做的一群。  
  
我问，什么事？  
  
她说，我说了你别生气。  
  
我说，你说就行了，我不生气。  
  
她说，我被人欺负了。  
  
我问，挨打了？  
  
她说，不是。  
  
我问，网上聊的还是我认识的？  
  
她说，都不是。  
  
我问，怀孕了？  
  
她说，没有。  
  
我说，你三十好几的人了，这些事我不管。  
  
她说，他问我借钱。  
  
我问，妹夫知道吗？  
  
她说，谁都不知道。  
  
我说，你跟做鸡的没有任何区别，你看看你身边都是一群什么人？  
  
她说，你别生气，你说我该怎么弄？现在我一不跟他见面，他就威胁我。  
  
我问，威胁你什么？  
  
她说，他说就说来村里找我之类的。  
  
我问，怎么认识的？  
  
来龙去脉一说，我真生气了，她家有个大庄园，120亩地，最初是为了赌高铁线的，后来搞了苗木，每年光人工投入20多万，到年底没钱给人发工资，还需要我帮着垫付，这些年扔进去了两百万是有，倒是也骗了一些补贴，水利、林业之类的。  
  
怎么回事？  
  
我妹夫盖了五间大瓦房在里面。  
  
这些年都没啥事，因为我们跟村长关系太铁了，结果呢？被人举报了，被什么人举报了？也是搞庄园的，是这两年才搞的，他们建了房子就被推了，于是他们觉得心理不平衡，给举报了。  
  
我妹就想找关系给保住。  
  
她小姐妹们可能是酒桌上认识了这么一个能人，说是可以给搞定。  
  
把我妹给勾搭上了。  
  
我妹跟我一样，也不像正经玩意，所以我也不能裁定是谁勾搭的谁，但是他肯定是不满足于要人，还想弄点钱。  
  
这个房子的事，很早我就给解决过，就是计算违法成本，平时不要找任何关系，要拆的时候再去公关，罚款就交，没事。  
  
例如我建了两个车库，也算违章建筑，但是后来我计算违法成本后，交上罚款给转正了，转正以后又让我把车库改为了房子，从一层又改为了两层，后来普查时又让我给转正到房产证上了，拆迁时能多换一套房。  
  
有足够的缓冲时间。  
  
我问，就这些事？  
  
她说，不是，是人家现在给下达整改意见书了，1月5日前必须拆，否则会强拆。  
  
我问，你的炮友没管用？  
  
她说，他娘个B，就知道吹牛逼。  
  
我问，现在整个果园转让，能转多少钱？  
  
她说，带着树一百万肯定能转出去，但是咱亏大了。  
  
我说，一百万也转。  
  
她说，不舍得。  
  
我说，土地就是无底洞，赌赔偿的概率太低了，不如跟着我去深圳买个小产权，100万就能买套很不错的，一拆就翻好几倍，我去年买的今年就赌到拆迁了，能赔一百多平。  
  
她说，我不懂。  
  
我说，不懂，听我的就行了。  
  
她问，怎么办？  
  
我说，你把你炮友电话给我，这是第一，第二你回家把整改意见书拍照给我，我看看什么单位的，能否协商。  
  
她说，你别去找人家。  
  
我说，你放一万个心，我对你们的事没兴趣，他问你借钱干什么？  
  
她说，说是买房子。  
  
我问，借多少？  
  
她说，八万。  
  
我说，行。  
  
本来想把她送回家，到村口，让下了，越想越生气，骂了她几句，你都是三个孩子的妈了，还跟个妓女似的。  
  
要不是亲妹妹，我才懒的管。  
  
我先给那个男人打电话。  
  
没接。  
  
我给发了个信息，我是董XX的哥哥，我叫懂懂。  
  
电话回过来了。  
  
说知道我，我妹妹提起过……  
  
我问，你明白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吧？  
  
他说，都是误会。  
  
我说，以后不要找她了，再找她，我就去找你媳妇，找你单位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我也不管你们谁勾引的谁。  
  
他说，对不起。  
  
我说，有本事就自己赚点钱，别整天想着骗女人的钱。  
  
他说，真是误会，有空坐坐。  
  
我挂了电话。  
  
心想，坐你妈个B。  
  
我给我爹打了个电话，说了说情况，我爹以为我跟人打架了，把我训斥了一顿，意思是她就是死了都与你没关系，本来就是捡来的，她爱咋着就咋着，你别管。  
  
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，我的意思是房子要拆，怎么弄？  
  
我哥的意思是没人会给拆的，最多是罚款，因为镇上关系都很好，不可能从县里派挖机过去，我把妹妹的事说了一下，我哥让我把电话给他，他让小广西去约他谈谈，意思是还想不想活？  
  
我说，那就过分了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  
  
他说，不管谁勾引的谁，这就是骑咱头上了，必须弄他。  
  
我说，你要这样，我就不该告诉你了。  
  
他说，必须打电话告诉他，让他长记性。  
  
我知道，他就是过过嘴瘾，他还在服刑期，胆小如鼠……  
  
我联系了我哥的大哥，我想让他帮我问问，能否用计算违法成本的方式保住五间房，毕竟推倒就再也盖不起来了，有房子整个园子能多卖50万，没有房子？就是地钱而已。  
  
我哥的大哥想让我设个场，他来约约。  
  
我一听，有些烦了。  
  
我心想，若是我自己人去帮我打听这些事，都是立刻马上告诉我如何办，多少钱能办，咋可能摆谱呢？我就是不愿意去找自己的读者而已，找的话，他们全是胳膊肘朝我拐。  
  
我说，那我再考虑考虑。  
  
当年，我做骨科手术，我打球认识了个官太太，算是江湖油子，做保险，做直销，做旅游，县城里没有她不认识的，她让我搞个场，她来帮我宴请主任们，按照她的标准，去吃海鲜，用茅台，当时茅台一瓶八百左右，我算了一下，差不多要一万元。  
  
她为什么如此的兴奋？  
  
因为，她想借花献佛。  
  
用我的钱来维系她的关系……  
  
一次，我就把她拉黑了。  
  
我有这一万，还不如给小护士买身CK，是我那个骑友，她也是主任，她跟我说，对于医生而言，你送不送红包，手术标准都是相同的，医生比你还盼着你好。  
  
果然。  
  
这些混关系的人，都把我们这些小商贩当傻逼看。  
  
我联系了一圈，都没有对口的，而且呢，咱还不敢直接问，都是模棱两可的问，因为直接问会导致什么？把小事搞大了，例如有人要按个大炮广告，若是不认识领导，装了就装了，后来罚款就行了，若是认识领导呢？专门跟领导打了个招呼，领导非安排手下去阻拦施工不可，否则咋证明自己最终为你出了不少力？  
  
我打完球，洗澡出来，三个未接来电。  
  
我哥打的。  
  
我给回过去。  
  
他说，我给你推了个微信，咱同学，之前一起吃过几次饭，他管这一块，我刚问了，你跟他弄弄，看看怎么搞？  
  
我说，行。  
  
秒约。  
  
一约就搞定了。  
  
我说，那我去接你。  
  
他发位置给我。  
  
有个厨师自己开了家私人会所，每天只接一单，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？我打电话一问，有一单爽约了，钱给了，但是人不去了，我说那太好了，我接上。  
  
你可以赚双份的钱。  
  
厨师的意思是我们若是接上，他就把定金还给人家。  
  
其实，按照我们这个同学的标准，哪怕是他局长，也没有这个待遇，我请他吃699的个餐，茅台，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么做，这也是做地产姐姐告诉我的，就是跟公务员打交道，一定要突破他们的天花板，这样他们就反过来了，成了我们的工具人，否则？他们觉得是管着你的人。  
  
我还刚打了疫苗。  
  
不管这么多了，咱求人办事，必须先干为敬。  
  
我表达了三点中心思想：  
  
第一、如何先把这次危机化解。  
  
第二、如何解决后患。  
  
第三、能否有机会把土地转让出去。  
  
他一一介绍了对策。  
  
但是，最难对付的还是投诉，因为现在对待群众反映没人敢马虎，哪怕你知道他是无理取闹也不敢硬钢，因为他会录音。  
  
这些，我都知道，今年我去微山湖，写过一个细节，微山湖那边的饭店，几乎每个男人都被拘留过，就是因为在马路上拉客，是谁举报的？就是邻居，你举报我们，我举报你们，彼此拿手机拍，等所有人都拘留了一圈，不举报了。  
  
他点醒了我，最核心的是去找到谁举报的。  
  
跟他说一下。  
  
这个，找我哥就行，因为附近几个村庄，正劳力基本都在我哥那上班，弄不巧还是我们家的民工举报的……  
  
我问，我同学能喝多少酒？  
  
他说，六七两。  
  
那就是一斤酒没问题，可是，我们几个（我喊了几个同级别的陪客）人均喝了二两时，他死活不让开了，觉得茅台太奢侈了。  
  
使我想起了我在芬兰时，我上厕所就按马桶，北纬姐问我，若是每次都是用农夫山泉冲的厕所，你心疼吗？  
  
我想了想，心疼。  
  
北欧的水，就这么贵，所以她那么富有的人，都是循环水。  
  
我才理解。  
  
我宴请我的地产大姐吃饭时，请她喝的百年之旅，一瓶啤酒三百多，她平时也能喝一斤白酒，但是她喝起啤酒来，只舍得喝一杯。  
  
这么说吧。  
  
再有钱的人，也有一个农夫山泉的心里梗！  
  
事情，解决了。  
  
我叫了代驾，回家，路上接了一个车友电话，跟我并不熟，他说XX是他伙计（我妹那个），有点误会，问能否有时间一起坐坐。  
  
我说，事情都翻篇了，不要让他往心里去。  
  
我爹说的对，哪怕兄弟姐妹之间，没文化的也要少接触，全是这些破事，你看我爹多偏心，直接没分家，把全家决策权交给了我，我爹从不干涉我的决策，因为他觉得我有文化，别人告状他也会这么说，人家懂懂见的多……  
  
到家后，我妹夫又给我打电话，我心想，这是知道了？  
  
不知道，是我妹妹跟他说拆房子的事。  
  
我妹夫在电话里装B：谁给我拆拆试试？  
  
吹了半天牛。  
  
我问，那不用我管了？  
  
他说，哥，这事你必须管，我也找我战友问了。  
  
我说，你谁也别找了，安心在天津，别跑回来了，好好攒俩钱，你看你们两口子，整天鸡飞狗跳的，你也少找小姐。  
  
他说，哥，谁找小姐谁孙子。  
  
我说，你不找小姐，你带谁去爬的长城？  
  
他说，一个朋友。  
  
我说，这，你不用骗我……  
  
不知道是打疫苗的事还是喝酒的事，我感觉局部肌肉有痉挛感。  
  
不写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